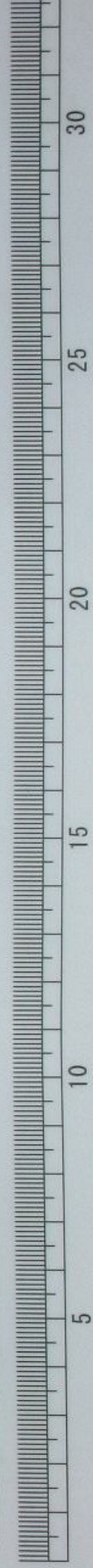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一
論語 先進 顏淵

4 13
863
11



門 413
863
13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一

殷其祥哲維

丹陽吳基孫右彙輯

受業門人陸觀成駿聲全校

盛欽執又瞻

論語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先進章全旨

此見夫子折衷禮樂主持一世之深心也首節設為時人尚文之論末節示以在己折衷之意意在矯當時文勝之弊不徒自審從違已也大意以中字為主時人昧於中故鄙先進崇後進夫子用中只在從先進從先進便是從文武周公便是憲章夢寐本懷但語氣渾然初不直貶時論而從先進之一言得失隱然言表矣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

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安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泰語類子曰禮樂以得中為貴也但今風會日流人心不古如先進之於禮樂有文有質今反謂其樸陋無文而以為郊外野人之氣象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於質今反見其華美可觀而以為賢士大夫之氣象也信然時人之論則其從後進而不從先進可知矣
析講時人之論關係非細舉世皆以為君子便一向崇尚不知反本末流之弊必至大亂夫子從先進大有移風易俗擔當世道之意○**太全金氏**曰所以知野人君子為當時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為今時之言也○**王觀濤**曰述時人之言亦未必時人有此四句成語但夫子據時論之所尚而述其意耳○禮樂包得廣自吾身一言一動以至于節天下和天下者皆是○此節且勿斷時人不是只是就時人意說○或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不止是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是一个个禮樂用得自是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是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咸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于巧言令色存疑云先進禮樂乃文武成康之舊後進禮樂乃周末流俗之弊君子野人猶云是君子的氣象是野人的氣象○君子勿涉成德等語猶云衣冠士類云耳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合衆若我而用禮樂則豈敢徇人乎哉吾惟有從先進耳雖謂我為野人而非君子所不惜也此可以觀聖人用中之意而萬世禮樂之準定矣
析講如即若也如用之不是設或用之承上文言時人之論如彼若我之用之則不然○用之則就目前所用言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無時無處不用先進禮樂非謂得行其道而用之也○**折衷**云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太全饒氏**曰損過以就中非是華寔相等為中蓋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問孔子從先進是無取于文也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耶潛室

陳氏曰周宋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
然從先進者周宋文勝救之當然并行之不悖

從我章全旨

上節夫子追思與難之賢下節記者因其言而以
與難之姓名寔之亦以見其人之可思不重品第
高下與因材而教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
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參序子曰我嘗厄于陳蔡諸弟子相從者多人今則行踪各
異皆不及門也彼一時也相從于患難此一時也相違于平
居吾其能忘情耶

析講家語楚昭王來聘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
夫患其用于楚而危已也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
絕糧七日○不及門
或仕或歸或死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其所以長分為四科孔子
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序從夫子於陳蔡
者離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

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參序弟子以夫子之言因而記其人謂當時從陳蔡有踐履
篤寔長于德行者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也有應對明
敏長于言語者則宰我子貢也有才識疏通長于政事者則
冉有季路也有聞見博洽長于文學者則子游子夏也

析講麟士云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
而切思慕之情也○德行等當以道字貫德屬心行屬身德
行者體道于身心者也言語所以闡道政事所以達道文學
所以載道可見昔之患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致
慨○仁不違于三月孝不間于人言小物之節夫子以之自
勵南面之度夫子為之稱許賢夫子于堯舜高聖道于宮牆
藝足為宰材堪治賦宰武城而教以絃歌論禮樂而
先以忠信諸子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大畧如此

回也章全旨

總是深嘉顏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兩句合成一句。方盡形容中間着不得一轉語。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或作推原。或作抑揚其詞者俱謬。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者。君子貢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參淺說子曰群弟子於廣疑問難之間每每發吾未發之蘊其助我者有矣若回也則非有助于我者也但見其人于吾之所言默然聽受懽然領悟惟無所不悅從而已耳無有疑自無可問又安得有助哉。

析講口氣猶云回不是助我的乃是于吾言無所不說的。○玩回也二字便有許多意味。○王陽明曰聖人言語本自周遍然道無終窮執經問難愈生妙義豈不是助顏子無所不說既無問難即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我者也。○玩無所不三字可見顏子全是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凡

精粗巨細淺深微顯俱無毫髮之疑矣悅全是心領神會不止確然聽受而已也。○陳新安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

孝哉章全旨

孝哉句虛下正見之重人不問三字輔慶源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于愛敬于私誠否未可知也至于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

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合參子曰百行莫大于孝孝哉其閔子騫乎蓋使其孝行不爭于家庭雖父母昆弟之間且有異詞矣何況他人今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稱之矣而外人皆信之初不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則其實行乎于中外可知真純孝也析講蔡氏曰夫子自有深信閔子之孝者故引入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以証之非因此而始信其孝也。○麟士云胡

註語氣本直處人倫之變似多了一折可以不用且稱人之孝而先不滿其父母或亦非閑子所樂聞也○陳新安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友于友者蓋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夫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

南容章全旨

只重謹言不必添謹行三復只是常常體玩念念思維之意非必一日三次之謂不必泥註一日字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合參白圭之詩衛武公為謹言而作也南容日三復之加意謹言之君子也夫所謹者言則能進德可知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蓋取其賢也

析講邢疏此即有道德不廢無道免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三復與終身誦不同彼有自足其能意此有求

進意○妻之者只取其謹言之賢非以其能榮妻子保妻子也○此非治詩工夫乃治心也玩三復之意有下段精神修省蓋本兢業以為言箴分明是備篇什以為心箴耳

季康章全旨

此章見顏子死而聖學絕之意要得夫子嗟嘆口氣好學只空空說勿添入不遷怒一句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泰序季康子問弟子中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真能好學人也然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則無其人惜哉析講麟士云此章炤下諸章只是惜顏子死耳范註不必

顏淵章全旨

首節是顏路之愛回以情下節是夫子之愛回以義要知才不才之論俱非夫子本意亦非必泥定鯉為不才惟以父子之道論之原不問才不才耳要見吾之愛鯉原不減汝之愛回亦便有觀之猶子念頭在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太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

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

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參序夫子以義不可許乃即曾自之葬鯉者答之曰子或有不才不才以父視之則各謂之子其情一也則汝之視回猶吾之視鯉矣昔鯉雖不及淵亦吾之子其死時亦只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行而舍車以為之椁豈吾愛子之情獨異于汝乎以吾嘗從大夫之後出入當乘命車朝廷體統所在不可徒行也向也吾之葬鯉可以無椁則今日子之葬回亦可以無椁矣此可見聖人用愛之道矣

析講馮厚齋曰伯魚聞訖聞禮未為不才視于淵則才不及耳惟自言其子故曰不才然亦不才二句且慢露回鯉字出○特提起葬鯉一事正要以葬鯉者葬回于棺之中陰寓諷之之意○吾不徒行數句只說處鯉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不重大夫不可徒行食而厚葬雖可徒行亦不可此意却重○閉命車朱子曰禮記云大夫賜命車

顏淵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為道而悲重一天字道統之絕續皆天也夫子抱道于身身有盡而道欲傳傳道處即

其身也回死則道亡故呼天以悼之○呼天自悼添不得一若字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子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參淺說顏淵死子傷之曰噫吾之道寔賴顏淵以傳今顏淵死則吾身雖存而吾之道已無傳吾雖生猶死矣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致其嘆息如此

析講胡雲峰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未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章全旨

此章見顏淵之非過正夫子哀之發而出節處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參序顏淵死子哭之至于慟衆弟子曰子慟矣欲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至慟非他人之比

也○胡氏曰慟情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參序是時夫子哀傷之至而不自知乃訝曰吾果有慟乎然

夫人者哭之宜慟吾非子夫人哭之為慟而更于誰人宜慟

乎明淵非他人比也

析講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寔為

道而慟非過也于此見聖人之哀而中節處

顏淵章全旨

此章是未厚葬而以理止門人既厚葬而以理責門人聖人處師弟之間不抑理以伸情如此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參邢疏顏淵死淵之門人以其師有賢行欲豐厚其禮

以葬之子止之曰不可喪具從家貧而從厚非禮也

析講麟士云如此則與子路使門人為臣意正畧同耳胡雲

峰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

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蒙引葬兼殯言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泰邢疏門人者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析講大全陳氏曰蓋顏路聽之者蓋疑詞以請車為梓棺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

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經之得安以責門人也

泰淺說夫子責之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一言一動惟吾言是從自少至壯亦惟吾身是依恩義兼盡矣今吾之于回不得視猶子也蓋吾向之葬經棺衾得安今之葬回棺衾多不循禮未有以安回之心然非我所為也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是其所以使回不得安心于地下者責蓋有所歸矣析講大全黃氏曰喪予之嘆有勵之哀非厚于顏子也為道也讀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于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蔡氏曰此數句皆以發上文不可之意予不得

視猶子也若有自尤之意非我也二句則歸其責于門人乃深責門人也

季路章全旨

不是說事鬼神知死為難而事人知生為易只是能盡乎事人之理而事鬼神者亦不外是能知生之理而知死亦不外是○子路二問皆是高明之病夫子告之如此正見學之有序不可躐等也陳新安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鬼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事人事鬼總一精誠感格之心知死知生總一陰陽聚散之理理本相通事亦有序新說以事人為盡人道知生為全生理殊支離背註不可從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

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太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合參子路問于夫子以爲鬼神者人所當事不知事之之道何如子曰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若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子當先盡其所以事入者可也又問以爲死者人所必有不知人所以死者何故子曰人必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子當先求知其所

析講大全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矣輔慶源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于終而知氣散故死也○問事鬼神是問其所當然問死是問其所以然○蒙引生字乃生初之生非生活之生○子路看鬼神生死爲一夫子道鬼神生死爲二然以反語當正語語氣引而不發不得徑露

閔子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造就人才之心俱重剛德上任道者剛故首節樂群賢樂其有進道之資取禍者亦剛故下節專戒子路望其剛樂育之志無非爲道計也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參大全閔子侍夫子之側但見其氣象外和內剛德器深厚聞聞如也若子路則剛強不屈英氣畢露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侃侃如也四子氣象雖不同俱稟乎正大高明之資絕無陰柔邪媚之病皆載道之器也子願而樂焉

析講賜之達求之藝由之果皆是有才底人大抵人有才便自發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子路則發露得較粗耳閔子純于孝自然有閑闊氣象意本朱子○四賢氣象俱屬剛一邊聞聞是柔中之剛侃侃是剛中之柔行行是純任平剛者俱就好邊說子樂非即樂其聞聞行行侃侃樂其可以因此而

裁成之則中行之士可得中和之德可就而吾道庶有傳人也○蒙引先開子文子路夫再有子貢蓋以齒序與子路曾曾冉有公西華侍坐序同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訛然序子固皆樂得之但恐子路剛強有取禍之理因而警之曰以吾視之若由也似有不得正命而死者然可不戒哉析講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詞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此○子路為人粗于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觀以正名為迂可見○蒙引此處不可露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夫子戒子路蓋愛之深而危其有取死之理只泛就他氣象說○存疑上節門人所記亦是因下面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句

魯人章全旨

通章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為長府便是崇利聚歛之萌開子不直斥其非而但言舊之可仍舍舊無限深意夫子恐魯人忽此言故亟稱之稱夫人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益改作之合泰魯有長府所以藏貨財也魯人之在位者欲撤其舊而更新之析講長府者帑藏也曷為為之將益其貳故廣其藏也魯人指當事者言其曰魯人者何是時政不在君而出于三家記者賤而人之也○大金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干長府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泰序閔子騫諷之曰凡改作之事出于不得已者則為之今長府之役在干得已仍因舊制而一為修整如之何似未嘗

不可何必紛紛然改作而勞

民傷財為也言蓋婉而切矣
初講閑子素聞節用愛人之訓者故諷其為之當止註勞民傷財正體貼閑子婉諷處傷財謂土木之費至魯人愚厚藏意在言外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音聲

言不安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參序子稱之曰吾觀夫人平日固不輕言今日所發之言則必有當乎事理而益于人國也蓋稱閑子以警魯人也
析講不言是平日不妄發不作不言則已言必有中還該即指仍舊貫之言蓋夫子稱美其言正欲使魯人聞之以中止其事不作繁稱其詞○美其言之中理因其利民節財而美之也稱閑子之言則魯人改作之非可知知新安陳氏曰改作長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閑子之言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申之章全旨

上節欲由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特就鼓瑟一節以徹之非專為鼓瑟發也下節雖是解門人亦以

許子路有可入室之基使不懈子進耳無非造就意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參序子路氣質剛勇故其發于瑟者聲亦不中和夫子微之日丘之教人以中和為尚者也若由之瑟殊與丘不相相似何為鼓于丘之門乎蓋使子路變化氣質也

析講瑟是樂器古之為士者無故不夫琴瑟所以養性情也白虎通曰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覺軒蔡氏曰

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蒙引人于音樂最不容偽為心動于氣氣發于聲所謂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也使子路因未子之言而欲改其聲亦自養心養氣始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合衆門人不解謂夫子之言爲賤子路遂不相敬子復解之曰二子子路輕量由也凡人之學識其正大高明者猶居之有堂其精微深邃者猶居之有室今由也學于吾門其所造已升堂矣特未入于室耳由堂而進之亦易易者可以鼓瑟一事而遽忽之哉夫爲子路言則斥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夫子之造就子路者深矣

析講或問學之堂室何如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于義精仁熟止于至善而造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也非是堂是一個道理室又是一個道理孔子斯言固不專爲鼓瑟發然只是下介子路則卽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槩云○輔慶源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觀其勇于行義欲車裘共敝及性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于以正名爲迂而不知食飯之食爲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升堂正入室階梯言一進步便未可量此期之之詞非抑之也○瞿昆

湖曰升堂未入室下串意上重下輕觀註中已字特字皆在稱美子路一邊意見已升堂究不難下人室也室不在堂之外精微之奧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或問妙絕

子貢章全旨

首節言子貢所造之異下言子貢所失之同夫子評論師商正是裁成師商處裁成師商卽是教子貢處大約以中爲主但不必露出渾融爲妙○子貢素慕師之高明而商之狹隘其問師商時意中原以師爲賢故一問過不及之言便以爲師愈愈卽賢也夫子說不過猶不及見兩人偏處相等不必定其孰賢孰愈也玩一猶字重在師過一邊此便是點化子貢處蓋子貢之學與子張一類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參序于貢問師與商也二人之所造孰賢子曰師也其學每每至于過商也其學每每至于不及卽此觀之而所造可知也析講曉雙峰曰觀者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問令尹子女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爲苟難觀

先傳後卷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教而諱守之觀可者與不可者非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麟士云註中字須不說破○即註才高意廣等在夫子口中亦當渾講為妙然此等只是朱子推原他所以過不及非正釋也夫子所謂過不及只是各有所偏不相上下之意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與平聲○愈猶勝也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合參夫謂之曰過亦就師論師耳非謂其過乎商也謂之曰不及亦就商論商耳非謂其不及乎師也乃子貢末喻其意以為師比于商為過商比于師為不及故復問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非也吾道自有至當不易之準不可淪于卑近亦不可荒于高遠失之過猶夫失之不及均于道為未至也然則師之過過乎道而非過乎商商之不及不及乎道而非不及乎師也子何以師為愈耶

析講大全輔氏曰子貢所謂師愈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不及者以道言也○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智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貢為愚不肖也聖人之教以卜本文未有此意○翼註過猶不及要順題講不可倒說不及猶過亦不可平說過不及同病但重講過之離道而猶不及自見矣

季氏章全旨

聖人惡黨惡而害民乃此章正旨重責冉求而維持魯事之意可見○上節是案下節是斷周公之魯國者也季氏魯之臣而富過之民病可知冉求為之聚斂平日足民之志安在故夫子深惡痛絕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參邢疏季氏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冢宰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垂食深宮賦稅皆非已之有故季氏富于周公求也時為季氏冢宰不惟不能匡救其

惡又爲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倍附助益季氏此在季氏爲良臣在名教爲罪人矣

析講記此以見冉有負聖人之教乃求之罪案也聚斂非必法外加賦註中急賦稅意當認蓋競賦稅之常亦有寬恤民隱者在所謂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是也○魯之國是周公之國也家之視國十而取一今季氏十倍之富悉歸私家而公室反貧故不曰富于君而曰富于周公掩諱之詞耳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久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務也參序夫子責之曰求也所爲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于求有朋友之義鳴鼓焉以聲其罪而攻之以衆論之公可也此夫子警求亦以警季氏如此析講鳴鼓而攻齊聲以攻擊其過也絕之而又責之總是欲

使改其失耳故曰愛人無已○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

有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

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胡雲峰曰春秋

于爲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于此

事書曰用田賦則冉有之罪難辭矣

柴也章全旨

此夫子語四子氣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克其偏而歸于中耳方文伯曰愚者真朴未散稍知變通明即在愚中翻出魯者立志堅確極力磨礱敏亦在魯中得來僻能去華以就寔何真淳之不可及嗟能由粗以入細何禮樂之不可文○蓋四者總是氣質之偏能由學以矯其偏則幾矣不可說壞四子只說四子是這樣的人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序子曰學者之性質各有其偏如柴也爲人明智不足見

事多膠固而不通其病也愚

析講夫子不是閑閑評論四子分明是教他矯偏處用力也
○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于戶未嘗趨履往來
過之足不履景是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賁之亂季羔避之
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羔曰
君子不踰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子羔仕衛避蒯賁
之亂不踰實不由徑處常之理施之臨難時所謂知經而不
知權也若聖人微服過宋便是時中之道○思
字重智不足上是知識上欠故看理不透意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
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
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

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參序參也為人質朴渾厚悟解遲鈍而不敏其病也魯
析講蒙引魯如人一看曉得他慢着兩三遭看人一遍記得
他慢着兩三遭記○曾子真寔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步高

只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與柴愚
師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適以足顯其
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
知所勵也○魯是見得遲鈍未能速悟頓解意

師也辟

辟婢
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參序師也為人留意容儀而內少誠實其病也辟
析講蔡氏曰辟與關同只要體面潤大設施開去○
如威儀容止可觀却不由根心之發也非邪僻之謂

由也喭

喭五
且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
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
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參序由也為人粗率野俗而外少文雅其病也喭愚與魯者
必充之以學問辟者必本之以忠信喭者必文之以禮樂然
後可進於道四子其各思所以變化之哉

析講愚以行言執滯而少變通未免知經不知權知常不知變也魯以知言遲鈍而少敏決大約人一則已百人十則已千也辟以容言藻飾有餘則遺其內而真寔不足嗟兼言貌粗率有餘則畧乎文而雍容不足

回也章全旨

此章言二子造道之異當以道字為主言回近道而賜亦可進于道欲使賜知所勵也以庶字暗對億中看以庶空暗對貨殖看方見稱回勵賜之旨但要上下相應圓融不可板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參淺說子曰人之為學皆以求道而近道者少回也以明廢之資而務沉潛之學其庶乎幾與道為一也且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夫近道者所造之高而因以安貧者所見之大回真賢矣

析講蔡氏曰庶乎言幾與道為一也只將如有所立卓爾便見其庶乎意○屢空屢字可玩使少留心家計如賜之不

受命則不至于屢空矣此內就有安貧意在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近道可吟故註加又字蓋近道不僅安貧而安貧亦足以見其近道也○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近道不同○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者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參淺說若賜也則不受天命有心求富而貨財常生殖焉是不如回之安貧樂道矣然其才識之明料事幾于未形之先則能多中也使由此充之亦可進于道矣賜也勉之哉

析講蒙引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正與屢空相反不得為近道可知但億則屢中則有可以進道之資耳○上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聖人信口說出兩賢事未嘗立字骨饒氏以上二句對屢空下一句對庶乎似太拘然夫子稱回賜是欲子貢去其不如回者求其如回者彼此自當形照但須于渾敘中見陶鑄更佳○屢空只是貧安省在屢空上見貨殖只是富求富在貨殖上見○命是氣數之命不受命是不知貧富之有定命未能與命為順豐約間未免留情較世人規矩財利與命衡決者不同不受命而貨殖講此句亦不可太將子貢說壞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屢中只是能料事之成敗意○不受命而貨殖語意相喚應總照屢空不得以貨殖不如安貧屬屢空不受命不如樂道屬庶乎○億度亦非道中所尚但賜之所以望回全在此才識能返而內照則進于庶平之境

子張章全旨

此章道字輕處只是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二句是說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亦是善人之所以止于善人合來成个善人之道然已有人道之資此其所以可取也故不入室非限他終不人也必學方入耳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不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踰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人聖人之室也○參語類子張問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子曰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个好人他所行底自然皆不消循塗守轍以踐聖賢之成迹而自不至于惡却緣只是如此而無涵養擴充之學亦不能造精微之境而入

聖人間室也這是个善人處○
析講不踐二句一揚一抑一上一下說下方見善人本來面目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觀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美大聖神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許氏

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形出人形狀○蒙引註中雖字然字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語則聖人是評論他語不身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註有不為惡四字正急蒼善人處迹室俱是借字與升堂入室意同

論篤章全旨

此章見觀人不徒以言而貴于嚴其真也君子色莊詞雖兩平須抑其真色莊邊見不可輕與意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

言似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合參子曰觀人者非但言之過俊者不可許也即言論之敦篤朴寔者亦不可輕許若但以言論篤寔而遂許其為人如是果君子而論篤者乎抑色莊而論篤者乎是難以定也如其君子與之誠是矣如其色莊不幾于失人乎信乎言不足以盡人而觀人者宜其行而徵心也析諸註不可以言貌取人言之貌也非言貌並說蒙引大凡言論篤寔貌亦在其中○與有信其踐履而槩其終身之意○胡雲峰曰君子者心口如一有德必有言中篤寔外自然

篤寔色莊者心與口道在言不必有德外篤寔中未必篤寔○饒氏曰色字所談甚廣凡形于外者皆可謂之色如色取入是也浮論固不可信篤寔亦不可信語氣警切

子路章全旨

此見聖人因材施教之教進求退由各因其偏而正之教雖不同皆所以善其行也重行上不重聞上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求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聞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

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適不及之患也

泰大全子路問于夫子凡有所聞即斷然行諸乎子曰聞義固當勇為亦不可不審處焉真有父兄在上事當稟命如之何其自專而聞斯行之冉有問于夫子凡有聞即勉而行諸乎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但有聞斯力行之何疑焉二子同上一問行而夫子答之各異者蓋有微意存乎其間也公西華不知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聞斯行之如以稟命為先求獨無父兄乎何以聞斯行也如以力行為急則獨不可行乎何以父兄拘也問同而答異將行無定旨矣亦也惑哉問于曰人之材質不同求也資稟柔弱不患其不稟命患其于所當為者為之不勇耳不專勉之以行則愈流于退縮吾故告以聞斯行之所以鼓而進之也由也資稟剛強不患其不稟命患其為之意或過而反傷于義耳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吾故告以有父兄在所以抑而退之也皆所以成其行于無弊者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由不重稟命只恐他于行上冒昧苟非不欲他稟命只恐他于行上委靡○公西所問只在問同答異上起疑○有父兄在只是要他取裁意見以一意向前的人多有不及裁度處緩他一步便能斟酌義理審度時勢而行乃善耳勉求之則行非不重稟命稟命自其所能不待教之也○退與兼人是資稟異處亦在行上見一故字重看兩之字推行言兼人猶云加做於人也退之欲以善其行非欲以阻其行也

子畏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顏子重道處夫子一身係斯道之與廢而回之一身視夫子為存亡日子在隱然見夫子必不死日何敢隱然見已不當死總以道深相信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日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

子思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參那疏子畏于匡一時倉卒遇難顏淵偶相失在後既免左至子曰吾以女為死于匡人之手矣而今固在也豈高也顏子答曰回之一身視夫子為存亡者也夫子既在回何敢輕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此可見聖賢不以死為難而以處死為難也

析講大全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云何敢死則以不死為重也○存疑子在何敢死之說固中有定見知夫子必免行乎患難之道同也○回既遭難相失何以知夫子之必在曰以天之未喪新文知之也又曰回何敢死則生死之權固在我而不在匡人矣老子曰有德之人兇無所觸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是之謂也

季子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四備篇扶綱常之心上四節季然欲假由求以

節是子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以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際皆所以抑季氏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一子故問之

參大全二十子以聖門高弟而仕于季氏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問于夫子曰仲由冉求可謂有大臣之風者與

析講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子然習見其父逐器公懷不臣之心久矣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就孔子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泰輔氏子然問時其詞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盡大臣之道特輕以抑之曰大臣未易言吾以子為非常之人以

為問曾由與求二子之為問乎

析講異之間指非常之人謂道德殊異如伊呂之徒是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泰序夫大臣非以其名與位也所謂大臣者其進而事是君
不以功利不以容悅一以道正其欲而納之軌物之中若是
志不可行則止決不肯仕而必去蓋進則一無所苟如此
析講麟士云不從君之欲不從二字即絕後不從說也但後
是專講弑父與君而此繁言之耳下節可謂具臣則小事已
有從之者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因一亦字生此處不
從二字因此處不從一字伏下節小事或從之意尤見朱子
集註化土之妙○以道事君只解不從君之欲是緊關語不
要只做大臣論說得泛了○林次崖曰不可不是說君不從
其言謂君不從其道而恣其欲也○大臣只泛言非專指一
國之臣也所謂二字有循名核實意所謂大臣以人品論不
以位論道伸雖位在一命不失為大臣道屈雖位在三公不
免為具臣必先持一不可則止之節斯能行以道事君之忠
黃勉齋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
正道而不吝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不可則止所謂身以殉

道也○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以道事君是行道
不可則止是重道道字作主必行己之志者已志之在干行
道道既不行決不肯苟仕而必去是必行己之志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泰麟士今由與求也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去具臣
才以效一官但可謂具臣數而已矣大臣云乎哉

析講具臣謂備一職之用而已俱不可為大臣非尸位者比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乎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泰序子然不知夫子輕由求之意乃又問曰進止若不能守
道然則由求之事人也其將惟人所為而順從之者歟子然
此問意由求可脅以非義而為
之黨也其不臣之心已見矣

析講從之之字固指季氏然亦舉說下文弑父與君亦不可明加季氏二字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參序夫子又許二子以折之曰小事之失或有從處若弑父與君而悖逆之大者亦斷然不肯從也蓋君臣之義由來固所熟聞彼必見之明而守之固矣此而從之亦何以爲二子哉

析講大全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時求而能之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之拘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蹇蹇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或劉楊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積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李衷上曰觀上月事君下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楊龜山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如旅太山伐顓

與而不能救是已

子路章全旨

此章重一學字上二節因子路矣舉未學者仕而非之下二節因子路矣對以仕爲學而惡之德見學而後可以入政未聞以政學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參大全子路爲季氏宰以費邑數畔難治欲舉子羔爲之宰析講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哀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所以特舉之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參焉氏子羔雖厚重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子責之曰由是舉也是賊害夫人之子夫人可寧費也哉

析講未學一字似不可明講下節子路友會意說出也賊謂未達于設施必至廢古任意名定俱喪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者所以為學

參序子路曰夫子謂賊夫人以其未學也然費邑之中有無
位之民有位之人焉皆所當治也有土神之社穀神之稷焉
皆所當事也治民事神日習其事則自明其理即此是學何
必沾沾焉讀章句之書然後為學耶然則

子羔之使未嘗廢學而非所以賊之也

析講此學字對行字屬知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
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
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埋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
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
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
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

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合參子路使子羔初意本不是如此但不肯自認已錯而強
為飾詞以抵孔子耳子丘之曰丘平日所以惡夫人之佞者
正以其言不由衷而徒以口給禦人也由也可不戒哉
析講朱子曰佞不是誣佞是口快的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
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
禮則舜之敷五典教胥子與成周卿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
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修已治人之術
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
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矣失不但卑陋而已慶源
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
而或有失其宜者况于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朱氏曰此章因責弟子而見為學為政之次序
○惡佞是就平日說是故字則承子路來

子路章全旨

全章以用世為主分作三段看首三節因四子侍
坐而誘之言志中四節因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
末四節因曾點辨志而兼有所與蓋與曾點所以廣三子之
用與三子所以定曾點之用總是造就諸子望其大有用于

世而無其人知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卧反

皆曾參父名點

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于夫子之側

析講此亦以齒序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一歲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皙必少孔子十餘歲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

言我雖年少長於人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

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參序夫子誘之言志曰爾輩有懷未言或以吾之年有下
日差長乎爾故也其毋因吾之差長以是而難于言也
析講毋吾以是教他盡言還求知是
言甚廣至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參序吾嘗見爾輩當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之才皆足以用世但人不吾知也如或有人知爾舉而用之則爾將何所挾持以應用而不負所知哉試爲我言之可也

析講重在如或一句不吾知句是起下句也不吾知不可空
空講無人知意蓋言吾有足爲世用之具但人不吾知不能
展其蘊也○不吾知如或知是轉語要見自負語氣其作
扼腕時事看○何以欲其言所以待用之具何如非問其人
知後何等設施也以者卽其效用
之寔指平日抱負言所謂志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上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

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參蒙引子路承問畧不遜讓遂率爾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甚繁介居大國之間舉動有制勢已難為矣而且加之勢難為之國使由也見知于人而為之善政以安民生善教以淑民志比及三年可使民皆有勇敢之氣以之戰則勝攻則取且皆知方向有尊君親上之義而樂為之致死依然強盛之千乘也由則知我以此言畢夫子微哂之焉析講看記者此處下今率爾字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言之○率爾要他想他急于見長處此句已為下其言不讓伏案○為之二字重看包有善政善教在內有勇敢善政知方根善教如務農積穀于先簡閱訓練于後果敢以作其氣忠信以固其心皆為之內事由與求皆曰三年益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師旅泛說不作大國來侵○千乘之國慢露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于乘矣大抵如魯衛之于晉楚是也然亦不可說是小國為下如五六十說不為耳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定解故

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虛齋曰據子路所談亦其才所優為但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于雍和故夫子哂之然此意俱未可說明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參蒙引子路問求也爾之志何如對曰由所任者非求之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使求也見知于人而為之則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稅斂節食用以制其流比及三年可使富足乎民仰事俯育凶患有備而已至于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必成德君子能盡禮樂于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如此等事求以俟乎其人不強也求則知我以此析講方六七十句是以養民自任如其二句是以教民遜

入雖是謙詞然求之才不過如此若能致民則無聚斂之爲矣○只重可使足民禮樂未能帶看○蔡氏曰禮樂損化民說○君子指身備禮樂者言○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再求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有勇之可使屬民足民之可使屬求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

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一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煩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詞合衆夫子問赤也爾之志何如對曰禮樂之事非敢且能之然願學以習其事焉願禮樂無處無之而宗廟會同爲大彼其宗廟有祭祀之事又如諸侯見天子有會同之舉此正禮樂所在而君則主之相則贊之者也斯時或有知赤者赤則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爲贊君行禮之小相焉序其儀節使君不失禮于神明審其儀度使君不失禮于天子赤之

志也赤副知我以此

析講禮樂之事寔赤之所志然又嫌于直任故先曰非且能之願學焉下文正是他願學禮樂處宗廟會同正禮樂所在也願爲小相正是願學之事也學之謂習其事宗廟會同雖指諸侯言且弗露諸侯字面禮樂不止于宗廟會同而宗廟會同亦禮樂之大者故着一如字願爲小相中有習其制度聲容之節以爲治身養心之資而探禮樂之本意爲字正與學字相應○宗廟之事是諸侯祀其先會同是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不以常期見也衆類曰同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也○小相謙詞如云從大夫之後一段○慶源輔氏曰禮有依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依端朝曰諸侯依端以祭是皆有依端而冠若朝依端夕深衣是已有依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依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干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表等也然則依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細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翼註端章甫作赤服說連下句一氣○按周禮秋官司儀職註云出接賓曰損人贊禮

日相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則卿上介大夫次介士末介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生而居紹擯末介之列也其定則相君祭禮相君會同也馮厚齋云二子因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干
賓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令上也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

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記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而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參太全四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之問曰點也爾之志何如點承夫子之問乃瑟音少間餘音猶鏗爾其未絕于是舍瑟而起氣象何從容也對曰三子者之所具皆用世志也點則異是子曰撰之異何傷乎人各有志汝亦各言其志也點乃言曰點亦鳥乎志哉如茲之日固莫春者春服既成矣或偕冠者五六人焉或偕童子六七人焉相與浴乎沂水之上因而風乎舞雩之間而彼此各適詠歌以歸焉因天之時乘地之勝同人之和此則點之志而已斯言也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夫子聞其言而有契於心不覺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之志也析講此節當與上三節相反看方見異乎三子者之撰蓋三

予之志必要人知方行得亦終限于一君一國之小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可行得充其志雖位育事亦該之矣夫子與之雖重在樂天之志然不可入飄然物外等語須見得卷而懷之與天地萬物同其體而樂在吾心擴而充之與天地萬物同其用而樂在天下方與知爾之間相屬○鼓瑟希不是瑟音是鼓之者希漸漸佳手之意異乎三子者見得三子皆承則何以之問說致用之具點獨不然故以為異而有遜避不敢言之意○各言其志是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大全朱子曰曾點見得道理大雖超乎事物之外而是不離乎事物之中是個無事無為的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日用之間無非天地流行都是自然的道理充其志便是孔子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底意思惟曾點則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曾點非有擇于暮春想此時正當暮春便信口說來借眼前事寫發如中庸形容費隱只偶舉眼前一處一魚一飛一躍無非是費隱曾點形容真樂只偶舉眼前一暮春一童冠一風浴一詠歸無非真樂此喻極透○陳氏曰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該了

其晒子路之率爾可見○那疏沂水出葦縣南至下邳入泗水者前雨之餘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前雨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蒙引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被除○彙解曾點之志大約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底意思若認作無心于用世便不是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晒由也

扶夫音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晒之故請其說○蔡那疏三子者言畢而出曾點獨後猶侍坐于夫子也點以夫子獨與已而三子者或晒或默故問曰夫三子者其所言之是非得失果何如子曰三子之言雖不同然亦各言其平日所為志也已矣無他說也○曰夫子獨干由而晒之何謂也○析講亦各言其志本三子說見得志不必皆同已含許之之意三子俱能勝任意已在言外下節其言不讓一句只是晒

其言之不讓而其志之優為則固未嘗不許之也。翼註各言其志重志字見不是空言無寔意前各言其志重各字見雖異無傷也

日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衆集解子曰大凡為國者必以恭敬辭遜之禮然後可以定名分而和民志由也其語言之間無少謙遜已不達為國之禮矣是故哂之。析講禮字內便含讓字此處正以遜讓言禮不必如上論禮讓之解言禮本于讓也其言不讓語意最難體貼寬緩則于夫子之意不妥貽迫切則曾點易曉而不必再問求亦須云由之言志自負過激而不能退讓以發之直任不疑而不能遜順以出之方于夫子之哂曾點之疑兩關着矣。為國以辭遜之禮為本而由言不讓思在上人故哂之語氣只宜如此若云由不合于禮何以為國則是夫子已不許于路矣非本意也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

邦也者與平聲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衆淺說夫子所謂不讓者特以其言辭間之不讓非以其以為邦自任為不讓也曾點猶未解其故意以子路既以不讓見哂如求所言亦以為為國之事自居而不讓者何以不見哂又問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先王建邦不皆大國也彼千乘之國固為邦矣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地雖小而非邦也者是則求所任亦為邦之事矣。析講言邦便有為邦之事稍着設施意亦不妨。或問舊說一節皆為孔子之言何也曰彼亦見其不以曰字起之而不察前乎此者求爾何如赤爾何如之問皆無曰字也。翼註言外便見求能堪此意顧麟士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大都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模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嘖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本意○
衆集解點未明問所以不嘖求之故夫子亦未明答所以不嘖求之故嘖由之不讓其意終未認出故曾點又問唯赤則

非邦也與曰赤所言宗廟會同非諸侯祭祀與朝覲之事而何赤也願爲小相夫以赤素嫻于禮樂之才而願爲小孰有能出其右而爲之大然則赤之所任固亦爲邦之事矣二子輔佐諸侯事皆與由同徒笑由言不讓耳點何疑焉

析講此節上兩句辨其事下兩句明其志○小字指小相大是優于禮樂意須活看勿認作大相即註所謂無能出其右也三子皆爲邦之志亦皆爲夫子之所許獨由以言之不讓而見嘖可見嘖由處全在率爾上點干是了然矣○存疑會點見夫子之嘖由以不讓疑由之不讓必以其直任爲邦也故有求赤非邦之問意以由不讓而見嘖二子亦是爲邦亦是不讓何故不見嘖夫子答云云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由言之不讓耳○三子爲邦不是定做諸侯事只任諸侯之事猶言輔佐諸侯也謂得國之柄如管仲子產之類耳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章

顏淵章全旨

通章只重克己復禮爲仁一句文只重克己二字克己句是爲仁之功下月二句著克復之效由已二句決克復之機自卽克復之目四非禮卽已也四勿卽克

也非禮既克則禮復而仁全矣直任處雖重四勿而意是繼承也○顏子平日私意銷鋒殆盡不比尋常人厚重難破故以克復之功輕輕點化分明一克已後便無已可到心體全地位故曰一日克已復禮所以顏子一經提醒更不從別處着力而請事斯語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合參顏淵問為仁之道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也天理之節文有規矩可循處是為禮仁禮本非二物但為身之私欲所累則禮失而仁即失耳為仁者必有以克勝私欲使事事合着天理之節文以復還天禮則欲淨理全而為仁矣夫仁原天下人心所同具誠一旦能克已而已無不克復禮而禮無不復則天下之人皆稱許我以仁焉夫一克復而歸仁即在天下其效固甚速而至大如此然事由人則難由己則易今已是我之私欲禮是我之天理克之復之以為仁其功皆由于己豈他人所能預而由人乎哉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如此

析講蔡氏曰私對公欲對理即舜所云唯危之人心最易發克字重看即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即是精一工夫私去則公欲盡則理故曰復禮凡舉心動念動容周旋無非天則此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故曰為仁已克便是禮復禮復便是仁○不曰私而曰已何也凡私欲附身而動已中有私已非即私故章句以身之私欲詮已字克已者克去已中之私欲即下文視聽言動之非禮是也克者戰勝之詞是用

力字眼克已中有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一意辨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危微界限剖得分明以天理勝人欲不使人欲勝天理毅然用力不敢懈弛是也○仁是天理渾全處禮是仁中條理如一文視聽言動一一皆有恰好天理便是其有規矩可循不容踰越故謂之天理之節文耳如有耳目則有明聽有父子則有孝慈使人有可依據而行是也禮是自家本有的所以說个復○不是待克已了方去復禮蓋仁是吾心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但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故克去已私自然復還天理克得一分人欲去便復得一分天理來克得二分人欲去便復得二分天理來功夫非有兩層譬之鏡本明緣爲塵昏塵垢既去則鏡自明也意水朱子○禮是吾本有的被已推出去今既克了已禮便自復爲仁全在復禮上復禮全在克已上這克復不是一事二事克復且看爲仁是全德如何一二事合理便了克則已私盡去復則天理盡復方能全此本心之德○克已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之爲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已之爲不同○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月間

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已能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已復禮是兩節工夫否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克已便復禮也○歸猶與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把這个歸他了朱子曰歸仁主伊川說稱其仁要只是所行所爲人人的公心見以爲是耳非定以仁之名歸之也如堯舜孔子無思不服便是天下歸仁湯武夷惠便有人非議他便非下歸仁○饒氏曰克已復禮爲仁以用工者言下日克已復禮以成功者言許以歸仁以成功之效言爲仁由已以用功之機要言也○克已之已對禮言由已之已對人言非禮勿視聽克已也請事斯語由已也○既說克已又云由已何也蓋已指自身說即下文視聽言動欲克自己視聽言動之私即自己視聽言動上着力故克已又由已只重由已不由人意輕爲仁由已爲字重看包上克復在內與首句

為仁為字不同。語類天下歸仁，這處亦如邦家無怨一般。在邦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止告以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克己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還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

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參序顏子問曰：請問克己復禮其條目之詳，何如？蓋求知所從事也。子曰：所謂克復者，亦惟于身之內有非禮者克之而已。如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所以主之者，心也。視必有禮一毫，非禮即禁止于心，而勿視，聽必有禮一毫，非禮即禁止于心，而勿聽，言必有禮一毫，非禮即禁止于心，而勿言，動必有禮一毫，非禮即禁止于心，而勿動。既有以勿之，則視聽言動皆合于禮，而禮復矣。此為克己復禮之目也。天下歸仁，歸此而已。為仁由己，由此而已。顏淵曰：回之資質雖不明敏，請從事于夫子，四勿之語而盡由己之功矣。蓋直以為己

任如此

析謂請問其目是欲未子指出條目所在以爲下手工夫也人之身只是視聽言動四件若有一毫不合天理處便是非禮便是已私須用禁止此不待其既發而後制之即制焉所以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心而已瞿昆湖云非禮勿視等要看得細如邪色不視淫聲不聽此類工夫易曉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纔不遠便是不明纔非德便是不聰此類工夫却難蓋禮只是天理當然之則故不明不聰亦是不循道理處須悉勿之○蔡虛齋曰要知人心之主不在物而在禮禮常有主自能燭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色突然而入目聲突然而入耳作何安排而勿之耶朱子曰顏子心上工夫已多此只就視聽言動上使他用工正是約之以禮勿字在一念獨知時先已惺然下者謹其目內出而接于外也○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于非字非涉非禮必不萌一欲心便是○勿視聽者謹其自外入而動于內也勿言動至健不能致其失是言其用于勿字○非禮只少有出入不合天則便是非禮非字是心上見其非四勿字亦要看得細俱從心上勿也○欽廉明健請事兼修上二節○陳氏曰非禮者

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已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于人下面請其目則是顏子尚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便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動便是要在言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覆只說這四字

仲弓章全旨

夫子教仲弓以制心之道在是體之敬恕以自考出門二句是敬以持已已所二句是恕以推心在邦二句是敬恕之驗語之使之自考○太全胡氏曰敬以持已是收拾此心入來恕以及物是推廣此心出去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故曰自考○朱氏曰上章因人施教而正言爲仁之道此章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道仁俱以爲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忠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參序仲弓問仁。子曰。其要於存心。而存心莫要於敬。恕即如一出門也。則儼然如見大賓。而禮讓之不敢忽。其無一事之敢慢。可知。如是則能敬以操此心矣。至人施諸已而有所不欲也。則以已度人。而勿以已之不欲者施之。于

人如是則能恕以推此心矣。由是而在邦也。如此敬如此恕。無怨于外在家也。如此敬如此恕。無怨于內而為仁在是矣。仲弓曰。雍之資質雖不明敏。請從事夫子。敬恕無怨之語矣。蓋亦以為已任如此。

析講大全朱子曰。不欲勿施。緊接那出門使民。那家無怨。緊接那不欲勿施。似一片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裏方是做得到。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世有敬而不能恕的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主之。須先主于敬。然後能行其恕。○問怨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仁為心德。純然無私之謂仁。敬則心不放。私意無自而入。怨則心不隱。私意無自而出。○游氏曰。出門句。無時而不敬。使民句。無事而不敬。○不欲勿施。就平日居心說。○出門四句。要下一氣說。下出門使民。皆人所易忽。至于見賓承祭。則人情所必敬者。處可恕而猶敬之。至則無不敬。可知此亦舉動以該靜也。持已一出于敬。到接物上。又恕以行之。事事合天理。順人情。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自無所容。而心皆此理流行。故曰心德全矣。能敬則內不失已。而無以取怨于人。

能怨則外不失人而不致人之怨在那無怨如士得平君下
得乎民是也在家無怨如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是也二
句不重效驗上註中自考意最重見得那家或不免于怨必
敬恕之功猶有未至也而可自己乎蓋必至無怨方見敬恕
之至方見心德之全也請事總是居敬恕而期至于無怨意
此章總見言訥本于心存而存心正所以為仁也
末節發明言所由訥之故為之難三字是一章之
骨牛多言而驟其放心違仁可知知故因問而示以存心之方
非是教他言上做工夫正教他所以訥言處着益訥言非
仁所以訥之心即仁也朱氏曰此章因人
施教而可見求仁之方仁以德之下端言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別司馬牛問仁之道于夫子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

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驟故告之以
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參序子曰子欲求仁盡觀仁者之言乎仁者之人凡其言
也若有所訥而不易發于于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
外是矣

析講不日訥言而曰其言也訥此是指現成者說朱子曰仁
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
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由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
便在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牛
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欲其返求諸心而自得其所言訥
之故耳蔡氏曰但訥其言其心自能收攝住此句豈而不
發要半自去體認○仁者一字須讀住註中心存不放四字
即在仁者裏面即是言訥原故且勿入講恐得下節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

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開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合參牛曰仁道至大其言也詎不遍強開不出已耳斯謂之仁矣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詎而已而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詎蓋人惟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爲惟爲之妄也故肆言而無忌仁者心存乎事其爲之也必慮其難成其成也又慮其難終務要做得合道理而不敢輕率不胡亂做者必不胡亂說言之即欲無詎其可得乎是則其言也詎似未足以爲仁而其所以詎者在乎心之存而爲之難則仁不外是矣牛可以爲易而少之哉
析講木全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詎而不苟發此心得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以爲強開故易視之

也麟士云爲之難二字須讀作難者難之也頗着力到得無詎乎則自然水到渠成矣○其言也詎夫子是說仁者之言主意全重仁者上去却仁者二字只認爲言者之詎便視爲強開不出故易視之註中心常存只在事不苟裏而不必太生層折○爲字泛說仁者之言無不詎正以其凡有所爲無不難也若止仁之難爲而後難于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耶凡專指爲仁說者非是○難字主心言非力行之難只兢兢業業其難其慎之意得無二字是自然意不待強開而自有不得不詎者在也勿作言願行看蓋凡發之于言者必見之于行行既不易則心有斟酌言自不敢輕易發矣蓋爲之此心言之即此心心存不放四字原貫却兩句也蔡氏曰此不得不詎之心何等收斂不放豈不是个仁者玩爲之難亦是敬的意思

司馬章全旨

此見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只據現成說內省不去用力乃令他自己去想要到不疚地位賞盡何等工夫○牛以不憂懼不足盡君子疑其出于強制也夫子曰何憂何懼見得自然無憂懼而非強制矣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

解其憂懼之心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參序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子曰成德君子心常舒泰不至沫事而多憂愁不至臨事而多恐懼隨在恬如人能如是斯可爲君子矣

析講蔡氏曰不憂不懼是就君子現成的說○君子二字須讀住不憂不懼全在心體上做工夫不是境上強制司馬牛不知故少之○存疑憂愁也是愁禍患之至懼驚恐也是禍患至而驚恐○集解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所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

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出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合參牛曰君子之道大矣僅僅不憂不懼所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子勿易視之也君子平日所爲內省于心皆無疚病則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于天地之間故雖有可憂之感而吾回可以理自信雖有可懼之事而吾回可以理自持夫何憂何懼之有蓋道義自修之寔信非成德者不能也

析講大全許氏曰不憂不懼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能仁且勇君子之道盡矣然此意却不可說明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以兩何字換兩不字便見學問自然之妙所以內省不疚一時自有工夫在但不會道及○按金仁山云平日所爲無愧于心二句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此註故能二字之說未免又多一層矣只當云平日內省不疚較直捷內省不疚要看得細世上儘有事事可對天庭廣衆而心上却過不去處蓋屋漏未能不愧雖人不及知自心定有疚病必內省不疚則此心快然自慊有甚麼憂懼存疑云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于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安于命而

不之憂懼矣，不至於憂懼者，惠迪吉，也不憂，不懼者，理直氣壯也。

司馬章全旨

通章只重盡其在，我敬而無失二句，是主能知天命有在，則無兄弟亦是天命所得，自盡者獨有恭敬耳，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化其兄弟，非欲其撒却自家兄弟，認別人爲兄弟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合參司馬牛憂而語，子夏曰：人皆有兄弟，皆得遂天倫之樂，我獨不能相安于無事之天，而雖有若亡如之何其可也。

析講司馬向魍欲弑宋公，弟子順子車同惡，故司馬牛憂之。○邢疏按：哀公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魍先謀公，公知之，召皇甫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魍遂入于費，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桓氏即向魍又謂之桓司馬。○人皆有兄弟，要見無故我獨亡，要見有故。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序子夏曰：商也嘗聞諸夫子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合參人孰不樂生，惡死，然死生稟之生初，而有命而今着力不得人執不欲富貴，然富貴宰之氣數而在天，是你着力不得但當順受而已。

析講有命是凡事已屬分定在天，則不在我，見當順受之意。○天以一定之數言命，以不齊之遇言命，即天氣之流行而人得之以生成者。○麟士云：如此則牛無兄弟亦命也，天也在言外。○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兩節意相承，言安于天命固無容憂而修其在我，又何必憂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檢已以敬而不聞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圖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英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耳參序君子固在安命而又當脩其在己者誠持已以敬又能始終如一而無間斷之失接人以恭又能隨殺含宜而有節文之禮敬則我無過自起人之愛敬恭則待物出節而自得人之愛敬則四海之內愛之敬之皆我之兄弟也況在我之兄弟有不相感而變惡為善哉君子何無兄弟之患也子亦自修焉而已

析講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命而不修已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其人矣○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是正答人皆有兄弟我獨仁是教人自修以化其兄弟意若解作申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教

牛舍自己兄弟而認他人為兄弟詞便有病耳疑或非子夏意也○翼註敬與恭總屬一心此心在持已上能兢兢業業便是敬本此敬心夫待人禮貌謙讓便是恭無失是常常敬意有禮是不足恭意

子張章全旨

此章見心之不蔽即是明子張務外好高其問明也必有窮高極遠之意思而于人情反不能為改夫子告以人情至近處求明就是遠何必遠有所求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陰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入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

因于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
能之也故浸潤之潛膚受之應不行然後謂之
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令參子張問如何而可謂之明夫子恐其馳之遠而反失之
近也曰所謂明者亦惟工人情所難察者察之而已如諸人
者其詞驟則不能入人之深惟是漸漬不覺藏中傷之術于
微言冷語之中如水之浸潤相似此巧于諸者也怨者其
詞緩則不能入人之聽惟是迫切而陳或言人之加害最慘
或言己之受害最酷如身受荼毒相似此工于怨者也諸以
緩則聽者不覺其入而迫之深怨以急則聽者不及致詳而
發之暴今能知其為偽以彼諸者怨者之計不得行焉是二
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謂其心之明也已矣抑不但此謂明
也諸為浸潤之諸怨為受之怨而果其不行焉真不蔽于
迫而可謂遠也已矣子欲求明尚去其心之蔽而可哉
析講諸是諸人不于己而于事須是閑言冷語說來不覺怨是
懇切已的事須是說得不切要忽然間觸動○不行謂怨是
難巧而不得行之于我○我之不行人之諸怨也○浸潤膚

受是諸怨之巧而最易感人者集註信之深發之暴是白文
行字不行者能覺而不深信能詳而不暴發任諸怨之來不
因彼而動吾疑動吾忿也明就心之本體言謂心無私蔽如
明鏡當前物來自照也明之至即是遠所謂旁燭無疆也世
之難察者不在于遠而在于人情至近之隱君子之全明惟
察乎至近而自得乎至遠之見可知遠不在明之外而求明
當求之心也註中不蔽于近意是遠字真詮○蔡氏曰明遠
是就其行處見得要知其所以不行處是本于居敬窮理
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其所照
而不可惑○可謂之明又謂之遠者非明外又有遠贊其遠
正以見其明也明與遠雖無兩層然兩對須作兩看呼喚左
盡聖人反覆叮嚀之意○遠字猶云
深識只是吾心通透無一分遮蔽

子貢章全旨

首節言政有三太經是告以萬世經常之道下二
節是就其所重中而審其尤重是告以一時應變
之道其實信不可失理自不易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參大全子貢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以治民生與民心而已食
 者民之天食不足非養民之政也必為之制田里薄賦斂使
 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兵者民之衛兵不
 足非安民之政也必為之比什伍時簡閱使民有勇而知方
 則戎備節而足兵信者民之心信不孚非化民之政也必為
 之明禮義厚風俗使民皆有尊君親上之心無欺詐離叛之
 念而信于我焉三者備而為政之道得矣此為政之常經也
 析講民字畧讀之字指下如富之教之一般信之矣亦氣力
 猶云足其食足其兵而其于民則信之矣較直提蓋兵食在
 民而足之則在上信在民而信之則由于上教化行自與倉
 廩實等一例看不得獨作推原有說民信以效言不可從
 三事俱要見是為民食者民之天兵者民之衛信者民之心
 倉廩是民間倉廩當時寓兵于農兵亦只在民間○兵食
 信三平看下文方見輕重足食足兵要說得像個王政非如
 富強之術民信句不跟上二句說若說由兵食而得民之信
 反似重在兵食一邊下文去食存信如何說得去○信
 與兵食是一時俱施出去的非是兵食足後方施信意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參朱子子貢曰三者兼全固為善政若事變之來必不得已
 于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則以何為先子曰食足而民信則民
 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執
 縱以據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

析講夏九範曰去字無力猶云少得那一件耳若說任我去
 之則當事變之際即欲去兵而存食去食而存信豈由得我
 兩不得已如云時窮勢急智盡力竭而不能為全盡之謀
 不必太泥如何樣不得已○兵可暫去如太王始遷岐山經
 理民食恩信結民但生聚未繁可耕而不可戰故事見夷以
 保境土而不暇用兵待木板道通之後自修武備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

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參朱子子貢又問曰三者去兵已是權宜若事變愈甚必不得已乎二者之中又當去一則以何爲先子曰若民信則不至偷生避患所謂信存卽國之存不必食而後存也必不得已而去則食或可無也然無食必死死生常理自古以來人所必不能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于天地間是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重在得民心而善民俗可知矣

析講饒氏曰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以去處事之變○去食者平日信義在人至此更以大義激發民相與極力共守効死勿去是也後世如張睢陽以孤城竭卒當百萬新集之師是去兵到後來羅雀掘鼠是去食而卒無一人離散者是終不去信的樣子○自古有死二句正言食可去而信不可

去之意也黃勉齋曰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此而後方施信于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兵食民賴以生之物信民賴以生之理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守○或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信則民固皆兵也曰去食苟粟于民則雖危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不可無恩義交結之素蔡氏曰何以去兵也藏兵于食信也何以去食也兵食去而信存可與民效死也○兩去字非已有而去之不能兼全而去之也

棘子章全旨

此章通以救世立論子成張文之曰盛也欲去文而存質近夫子寧儉之旨子貢欲存文以辨質似夫子彬彬之說總之皆爲質地耳兩賢俱有深心不必過爲駁駁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參序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當今之世君子欲挽頽風凡持身應事惟存其本質不失真朴之意而已矣何用緣飾乎承以煥觀美為

析講首節君子兼德位言謂有主持世道之責者一節君子以德言與末節註中君子不同持已接物之際凡崇本而務實處皆謂之質凡可觀而可美處皆謂之文此只在言動上見不主禮上說也常說把忠信誠確當質字看恐此四字質不足當以當之子成把文認作虛文故欲去之子貢亦知質之當重但借質以例文之不可盡去耳只用不可相無看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參達說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崇本抑末乃君子之意也然矯枉過正語已說錯而難收了蓋駟馬不能及舌矣

析講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把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故下節遂明其故真註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于激失不可

追故曰駟不及舌有此意乃失此言所以可惜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郭其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質失之矣

參達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于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于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不可相無蓋如此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矣君子何以異于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鞟何以異于犬羊之鞟乎此夫子所以為失言也

析講蒙引上二句子貢述所見下二句折子成之言也○君子小人謂士大夫與細民也君子而盡去其文則雅俗相混而莫辨矣○子成以文為可盡去其流之弊將必至于棄禮

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憤其言之失而力正之○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亦未盡善若虎皮羊皮雖除其毛畢竟自別使一个君子與一个屠販之人相對坐并不以文見畢竟兩人氣象自別大率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說本朱子

哀公章全肯

此章總見足國當先足民哀公意在足國有若意在足民蓋謂君民一體足民正所以足國也○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策救荒須要認得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合參哀公問于有若曰如今年歲飢荒而民之賦稅不入吾之國用不足甚矣為今之計將如之何而可以足用乎析講馮氏曰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蠲連年用兵于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註中加賦足用謂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饑年不致臨時缺乏也必如此說方無弊若云加賦即指目前則年饑而民之賦稅俱莫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乎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一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參序有若對曰我周初徹法井凡八家田九百畝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公于中取其一分而國常足用良法具在公何不仍舉行之乎

析講朱子曰徹則八家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以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虛齋曰有若盍徹之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而方得此意此處未可說明○行徹所以足用者其道在節用不然則斂薄而費廣何以支也○按上節註意欲加賦此節註欲公厚民兩欲字是推其意且勿露○宣公稅畝亦不曾廢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便依舊行徹了盍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王行徹法

語氣虛活要他行微法的好處出來。微是貢助二法此言同溝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此言共井者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魯序公以有若不喻其欲加賦之意曰我魯自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了一遇飢年吾之國用猶不足如之何其更行徹法而十分取一也是徒知賦之輕重爲國用所關而不知民之貧富爲國用所係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安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徹而百度舉矣上十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

則裕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合衆對曰先王徹法之制原通乎土而爲之計君民一體無分者也如徹行而井田均穀祿平軍國之需皆量入以爲出使百姓不困于征求而皆足焉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孰與君以不足而獨至得資乎若不行徹而稅斂無藝費而不經使百姓困于橫征而不足焉必至室家離散田疇荒蕪而賦稅莫供矣孰與君以足而獨能得富乎君民相關如此此徹之不可不行也若徹之不行而徒欲加賦以足用是謀非臣所能及矣

析講百姓足根徹法行來百姓不足根徹法不行來。問哀公之不足祿去公室而歸三家也雖徹何補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君十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乎矣。孰與不足言上好仁則下好義所謂車乘芻粟民爲之出錢穀金帛民爲之供也下二句特反言以足上二句意耳不重。大全馬厚齋蔡虛齋俱主此意必如此說方與正註相合。蓋哀公如之何其徹句只見得君一邊全不想到百姓上

故有若告以君民一體之意見君之足不足全由民以見徹之端行也○**慧解**云孰與不足分明是百姓肯出賦稅與君蓋徹行而民衣食事育有餘自樂輸惟正之供自足供朝廷之用若苛征民困飢寒迫身雖日加鞭笞必且通賦日多矣

子張章全直

子張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之以近裏切已之功崇德如築臺須從是地做起而加以培益之功主之從之是有是地而加之日新者辨惑如撒蔽愛惡變遷正示以蔽之所在而使之知所撤也俱是治心工夫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參蒙引子張問曰日修之道治心為先德者理之得于心者也何以崇之而使之進于高惑者理之蔽于心者也何以辨之而使之進于明子曰德根于心而達于事者也必也內主忠信使存于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乎義使其于事為日加積累而進德有地德將日進高明是即崇之之事也亦講大全饒氏曰徙義者今日所為亦是便從不是處遷入

是處愈遷愈高○**朱子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忠信也有用而日新○主忠信是真是欲為善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忠信不分只是一个小真寔而無自欺之心義即忠信之化裁處無忠信之寔心雖欲徙義竟無寔事德無自崇有忠信之寔心而不徙義徒守一个小寔頭而已更不能有進步處亦不能崇德也故二者須是合做方得忠信義之外別無德主徙之外亦別無崇須分曉○人之進德必先立个寔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个孝弟底寔心有愛親敬兄之寔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若何而為溫清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崇德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參大全如「一用情」也。有人于此，愛之則欲其生，惡之則欲其死。溺于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先既欲其生，旋又欲其死，而一生一死交戰于胸，視造化之柄，若吾可得而操，則是見理不明，虛用其心，于不可必之地，而寔無所損于彼也。其私意之所蔽，亦甚矣。是之謂惑也。知惑則知所辨矣。折講崇德，屬行辨惑，屬知。上二句欲字重，下二句既字又字重。既字又字正見他心為欲蔽，反復不常意。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以辨之之方？」饒氏曰：「既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就人情上說，惑的模樣，所愛惡主一人言重兩字，既欲兩句即上二句合來形容惑處。辨惑全要從愛惡源頭上辨出。」彙解說到生死甚言其愛惡之偏也。辨惑與問明意相通，蓋愛惡是已情，諸想是物情，俱是要他就物我相接處下，寔在工夫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

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問政于孔子，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序小雅我行其野之詩云：「彼之棄我者，非愛富而惡貧止，以新與故之異耳，可証愛惡變遷之情也。」

齊景章全旨

此章見明倫為為治之本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序孔子在齊齊景公問政于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參序孔子對曰為政以正，倫為先，外而朝廷君成，其為君臣

成其為臣內而家庭父成其為父子成其為子仁敬孝慈各盡其寔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為政之道何以加此析講君成个君權不旁落臣成个臣威不上侵父成个父恩不偏嬖子成个子愛不奪嫡叠君臣父子四字然有循名責寔之意○蔡氏曰君臣父子各盡其道此政事之根本而非條目也然彛倫攸序則百度可舉不可謂非政事也○上君臣父子指其人而言下君臣父子指盡道而言景公有君父之道當重在君父上是時威福下移而嫡庶不明夫子蓋傷之也○註景公失政二句見得君不君臣不臣又多內嬖二句見得父不父子不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參序公聞言而惕若曰善哉此言也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何以為國雖有粟吾安得而食諸吁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其如不用何也

析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政不可言政由此而立○饒氏曰外註楊氏云景公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于身以盡君父之道也○按左傳晏子語景公曰陳氏雖無大德而厚施于民公務斂陳氏務施民歸之矣○又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諸大夫所言願擇諸子長且賢者為太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後竟立荼及公卒田乞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遂使人殺荼於魯田乞為相其子田恒又弑簡公焉傳至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于周室

片言章全旨

此見人當取信于素上節是夫子稱子路能取信于人下節是門人記子路養之有素以明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參序子曰訟之為情偽多端若夫片言之間可以折斷其獄使曲直判然無復有爭訟者其我仲由也與仲由言出而人信服之有不待其詞之畢也
折斷片言非真是半言只是不待詞之畢而已能折之也折斷也謂是非曲直斷開為兩途也蓋治獄之道兩詞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途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則判然分為二矣○片言可折其故全在忠信明決上但夫子未曾說出故門人記其平日無宿諾以見子路取信于人之有素夫子稱其片言可以折獄意蓋在此也所謂亦片言也平時無片言之欺人故臨時片言可服人與徒以聰明取辨臨時者不同○其由也與空說忠信明決留在口下節用○折者非以言折之以心折之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異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駘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參大全門人因夫子之言而記之說子路平日為人信諾于人則必急於踐言再無遲留經宿而不行者蓋其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于踐言而不遲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折講蒙引忠信明決該得廣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知此也○顧麟士曰上曰由此曰子路故知記者因夫子之言而及之也

聽訟章全旨

此夫子穆然思古刑期無刑之化吾猶人見得聽訟不難而不足貴之意必也二字見必如此方可貴也重下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下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參漢說子曰為人上者因民之訟而判其曲直折其情偽此事公與明者皆能之吾可猶夫入也然此不過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使民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為貴乎此道德齊禮之所以亟講也

析講聽在訟後法也使在訟先德也○大全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使無訟正有道德齊禮在內夫子亦未說明所以使之故正欲令為治者悟于言外也吾字不必泥

子張章全旨

此章論為政之心貴于誠一之字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無倦者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如一重終字以忠者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此內亦如此中無苟且鋪張之意而表裏如一重裏字○子張務外而少誠定其為政必不能持久而盡其心故告之以此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合參子張問為政之道子曰為政之道無他誠焉盡之矣以此政而存主于心者謂之居居而或不持久則非不息之誠矣必也有之之心者終如其始由茲仕而匡成不替此心由期年而異世不易此心而必無有懈弛之意則政自有恒矣以此政而顯設于事者謂之行行不本于寔心則非無妄之誠矣必也凡措諸事者裏如其表禮樂文章皆心之發紀綱法度皆心之推而不徒為粉飾之具則政皆寔事矣體用一誠為政之道何以加此析講此未及為政之條具是語其所存也○陳新安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于事達其用也○無倦以忠是主宰處天行不息而作用處皆真性流行此為純王之道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君子章全旨

此見君子小人之待人者其用心各有不同而所勉之未免有怠而不得成者誘掖獎勸所以致其成處不可便當成處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參大全子曰君子存心本厚而所好又在善故見人之善于未成之先誘掖以引其進于將成之際獎勸以堅其志必使之至于有成而後已見人之惡規正之使知所懲沮遏之使不得迷不肯成人之惡也若小人所存者薄而所好又在惡故專事迎合以成人之惡忌刻詆毀不肯成人之善蓋反是焉君子耻獨為君子小人喜同為小人此天下所以不可無君子而不可有小人也析講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胡氏曰君子之所好在善故

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于善小人之所好在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翼註成人是完全成就他不使他或墮于始進或廢于半途也

季康章全旨

此章見為善當本諸身康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己子帥二句示以機也重在振紀綱正名分上說孰敢內有不俟刑驅法糾而自正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收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參存疑季康子問為政之道于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政蓋就政之義而思之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于正也然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今子為大夫固有正人之責者若自端其身而安分循理帥之以正則人之得于觀感

者孰敢有垂法亂紀而不歸于正者哉
不然不能正其身其文何以正人乎

析講政者正也解政字之義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左
是就己身上說正人之本轉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已以
正人說恐未是吳氏曰書云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
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于此○帥以正兼內正心術外
正施為孰敢不正兼朝野○敢字可玩民之不正有敢心也
敢于不正未以正帥也以正帥如謹官富于朝秩倫紀于家
皆是○凡書義各照本色看如此章正字只說無僭
踰無偏頗若說正已物正便非須照康子身上說

季康章全旨

康子之問在弭盜以法夫子之對在弭盜以心盜心起于欲上貴以不欲率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

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合參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問于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子曰上者下之倡苟子在上清心厥節不貪于國無奪于家則民視上之不欲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利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况有法焉以繩之乎尚何盜之患也

析講大抵清世無盜其次誨盜最下誨盜季氏竊柄盜于國康子奪嫡盜于家此魯之大盜何以責人之為盜故以不欲做之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詞婉而意深矣不欲照康子說于分之所不當為者不以于上義之所當不取者不以征下便是所謂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黜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止常不反

季康章全旨

康子意欲以刑齊民夫子則欲以善率民故以善機過他殺機正以德易刑之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上之風必偃

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參大全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民俗之澆也人多不道吾意欲殺那無道的使民知所懲而趨就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風化自上子為政則民之善不善在子而已亦焉用殺為哉但子欲善之心純篤發見于政教之間而躬行以倡之則民將率從不變自不為無道而歸于善矣蓋在上之君子分尊而易以倡導其德主于感猶之風也在下之小人分卑而易于率從其德主于應猶之草也草上加之以威則必偃仆

小人被以君子則必順從然則民之所以未之

從者亦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何以殺為政哉

析講就有道猶言民向于道也一說作殺惡人以成就善人

不必從子為政見化導之柄在上則轉移之機亦在上也有

主張在手意欲善欲字重謂其真心好善也有躬行平道意

君子之德能感故曰風小人之德主應故曰草上感下無不

應如草加以風必偃德字兼善惡然只重善一邊麟士云欲

善欲字中有作用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是

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顯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

之以風小人而帥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為喻舊講風字

者多以和煦與人等立論何異說夢也○德字

虛看勿作善字風草之喻正所以欲善民善處

子張章全旨

此章見聞達之辨在誠偽之分達者為己而修德不求名而名自著聞者為人而飾德襲其名而名

亦彰相似而寔不同也子張務外所問在達而所對在聞其

亦不知誠偽之辨矣故夫子先誨而辨之後折而告之總

欲其務寔而不務名意通章

只是辨達非以聞達並言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
合衆子張問爲士以達爲貴然達必有以致之
之未知何如斯行無不通而可以言達矣
析講子張是問所以達之故言何如方能達也非問達之名
義○註德孚于人是朱子會下文意而據正理解之不可人
子張曰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
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合衆子張務外人也夫子蓋已知其所問者達而其所認爲
達者必非故反詰之曰何哉爾意之所謂達者試言其達之
旨而吾得語爾所以達矣
析講翼註此是先明問他如何叫做達下方告他所以達爾
所謂三字宜玩見達自有真
不審爾所謂達是認何謂耳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參序子張對曰人惟名譽不彰是以行多窒礙者
士在邦必聞之士在家必聞之而達可知矣
析講蒙引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爲達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
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辯之下文又詳言之
合衆子張之曰如子所言是乃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蓋達
是我這裏自然通達夫聞是要
他那裏聞知我不可得而同也
析講此節辨聞之非達重達一邊既氏曰聞是求聞于人達
是人自信已
翼註二句且虛就字義辨別註誠僞字留
節用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
奸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甲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合衆夫所謂達也者非有心以求人之知也內主忠信則實而朴寔直而無徇曲而又孜孜好義凡所行事必求其合理之宜其立心行事之善如此然又不敢挾之以自是也必于接物之際仔細和順察人之言從違何如而觀人之色喜怒哀何知以審吾言行果當于忠信合于義理否也又必甲以自牧常常思慮以謙下于人而無一毫矜已誇人之意其接物處已之謹又如此此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已而得乎心理之同則人自信之由是在邦必達治民而達于邦在家必悅親信友而達于家所行自皆無窒礙矣達同如此析講夫達節以德字作主下修德一夫總形容得一個誠也質直句一串說不可以質直對好義正與色取行違相反察言二句亦一氣串說正與居之不疑相反在家二句本修德來要見自然意重在人信上王觀濤曰句句是箴切于張病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太本已失更學何

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雖
謂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
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車充平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者如此者况後世乎

合參若夫聞也者非若達之定大聲宏也善其顏色以襲取
乎仁外所粉飾恰似仁人君子而攷其所以行于已者皆與
仁違則與質直好義者異矣又自以為為是而無所忌憚居之
全無疑意似定有此仁者則與觀察下人者異矣此不務實
而專務求名者故亦能欺世盜名所以在此必聞于邦在家
必聞于家虛譽日隆而定德愈病聞固如此其辨
只在誠偽之間而已子奈何誤以為為達而不審乎

析講蔡氏曰色取仁其外所粉飾似質直好義者及攷其寔
行人所不著眼處便與仁相違悖世正與質直好義者相反居
之不疑不是恐人看破朱子示之以不疑是假仁慣了連自
心也道不過如是為仁全不曉得行之相背總是他心粗氣
浮與觀察下人用一段細密參驗工夫者相反此等專在外
面做工夫儘可塗人耳目故人不以名歸之須切堂堂乎張
難與為仁之意勿太看壞○觀色事其顏色言色取說得滿

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之字指仁說是以仁自居而不疑
也色取仁謂粧出善人君子之貌朱子曰如正顏色而不近
信色厲而內荏皆是○按達是行無不得聞是各譽者聞行
無不得者自然名譽著聞各譽者聞者未必行無不得此其所以不同也

樊遲章全旨

此章以心字作主崇德所以全吾心之天理修慝
辨惑所以遏吾心之私欲皆是心學故夫子善其
切于為己而下文詳告之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
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參序昔夫子問遊于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曰理得于心謂
德如何積累以崇之惡匿于心謂慝如何克治以修之事蔽
于心謂惑如何明晰以
辨之敢以問之夫子

析講新安陳氏曰惡形于外者易
見匿于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衆序子曰善哉子之問真切于爲己之學也
析詩蔡氏曰遊息之會不忘治心之功故善之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惡
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
積而不自知矣事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
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
忿矣樊遲遲難謂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
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德不脩感物而動者莫
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
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感矣故微忿所以辨惑也
衆家引夫德非他吾心之理也使爲其事而即計其功則天

理奪于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若先其事之所當爲者
爲之而已矣而後其所得初不計其功歟如此則用心專上
工夫無間本心之善將日積而不自知非所以崇德歟惡非
他吾心之惡也纔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兩弊而不治焉
之所以不修也今也攻其惡專以治已爲心稍不善必力除
之而無暇及于人以攻人之惡則何惡不去非所以修惡歟
若夫忿不終朝是暫時之忿非不共戴天之仇與終身之恨
也不能自制遂至忘其身以禍及其親而不顧端甚微而致
禍甚大非惑之甚歟于此辨之而知自懲焉已矣何他求哉
析諸此節有隨事以救其失意先事後得克其近利也竟已
克其鄙畧也懲忿克其粗厲也○事與得即切崇德講崇德
工夫謂之事德之能崇謂之得先是急急加工夫後是全不
計先事則有真積之力後得則無正助之弊故曰所以崇德
○朱子曰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的事便
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天理做將
去德便自崇○輔氏曰人惟一心用于此則不用於彼人但
知責人不知責己惡常藏匿于心蓋有心去攻人之惡則于
己之惡便茫昧不知况能望其改治乎○人本無惑惟爲忿

樊遲章全直

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念心之發易寒元而橫肆苟不懲之于始則終或至于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遺懲其忿也。翼註無攻人之惡無字不是聖人禁止他亦不是修愚者自家禁止只是惡匪于心而欲修之自覺得前念方息後念復萌雖欲攻人眼裏。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弊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已之惑者而務去之。按忘其身忘字非忘字似當作不顧慮字講。此章見仁知相須之妙不可以仁智乎說重在智不悖于仁而所以成其仁上故末舉舜湯以証之。胡雲峰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去聲下知字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參淺說樊遲問如何為仁子曰仁者愛人親疎厚薄皆在慈育之中而已又問如何為智子曰智者知人邪正賢否無逃洞鑒之下而已。辨請愛人知人是就已能言仁之施知之務專主用言使

樊遲未達

其有所下手耳。荆川云人字須合得下文相面二意在蓋不必問其人何如而皆在所愛所知之中也此亦就知仁並說如云就仁論仁則仁主于愛者也而仁非泯然無別也就知論知則知主于知者也而知非漠然無恩也。知入愛人固是仁知之用然夫子口中不必說出。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參大全樊遲問言而未能通達其肯意以愛人則無所不愛而欲其周知人則便有分別有所擇而不能偏愛兩個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析講未達只是疑知之有妨于仁勿倒說仁有妨于知然亦其意象孤疑未嘗有言也。翼註知者知人則分辨賢否賢者愛而否者不愛矣豈不有妨于仁耶。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

悖而反相爲用矣

參直解子日子不觀舉錯之道乎哉真知人之正直者舉而用之真知人之邪枉者錯而舍之舉錯既明則勸懲各當將見枉者莫不有所感發以去惡而從善即能使枉者亦皆爲直矣理之相成也如此

析講大全饒氏曰樊遲問仁智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乃再答以使枉者直一句左是申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智曰雖重在智然此心所以舉直錯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是發此心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于衆之意○夫子舉直二句正見智成其愛舉錯句明說个知字能使句暗藏个愛字然畢竟未曾分別仁智出故遲猶未達夫子之言獨歸重于智因遲疑智有妨于仁故夫子言知無妨于仁然此處仁字絕不可露一露則遲無復疑矣註使枉者直則仁矣及上者相爲用俱宜渾○蔡氏曰舉直錯諸枉謂辨其孰直孰枉吾但舉其直而枉者自在所錯則凡枉者皆有所愧化而枉爲直是我之舉錯能使之直也仁智相成之神全在能使二字皆指示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參序遲以夫子之言專爲智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又不敢多問遂退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者知人之智也吾知其所謂矣而能使枉者直此于智之理果何謂也析講遲未曉能使枉者直之言于知之道理何指故下文子夏答云此意自有所該也○劉上玉曰單述見于夫子問知遂作去却一半了所以惑也○樊遲之疑在下句蓋不曾理會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也彙解舉錯兩言因其未達而令言仁智也遲見答以知人後又益此兩言故只以爲問智耳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參太全子夏一聞其說便嘆曰所包者富矣哉其去子舉
銷能使之言乎不墮于一偏不滯于一隅豈止言知已也
析講富哉句虛說下節正見子言之富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
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
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
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
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
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
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
何以為仁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
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參序聖言之富觀于往事可見矣昔者舜有天下選于眾人
之中知皋陶直者也乃舉之為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恥已之

不得與于選舉之列遂感化為仁而不仁者皆若遠去于舜
之世矣湯有天下選于眾人之中知伊尹直者也乃舉之為
相由是天下之人恥已之不得與于選舉之列遂感化為仁
而不仁者皆若遠去于湯之世矣夫子之言殆猶
是也豈止于智而已乎子反而思之則得之矣

析講兩引舜湯以証富哉言乎正見夫子舉錯一言古來帝
王治天下之道皆不外此所包者廣何止言智不是單說舜
湯選舉事也陳氏曰選于眾舉皋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
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
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言○按
子夏之言發明夫子之言亦是暗會子夏卒不知樊遲當日
仁智並問其云不仁者遠已逗出仁字然亦是不意中逗中
仁字愛人字子夏口中終不宜露即知人字亦不宜露即証
舉直錯枉二句而已翼註樊遲因兩人不仁者字偶然觸其
問仁一事乃悟夫子兼仁而言矣子夏
還是彷彿會意未必寔指兼仁而言

子貢章全旨

此章明處友之道交友宜誠故忠告二字極重善
道乃所以善用其忠告至吾說必不可行則亦可

以止又所以善全其忠告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辱焉告工毒反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泰太全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德生勸善規過必盡此心之誠以相告而又心平氣和從容簡當以善道之使已意伸而聞者亦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則吾說不可行矣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則止

而不言無自取辱焉而交友之義以全矣

析講饒氏曰苟不能忠且善焉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忠是一段真懇忠愛心在言前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其告也告以心之所欲盡非徒以口舌博責善之名只恐慷慨其詞嫌于過激此心畢竟未盡若并之以真懇而出之以從容庶吾之言可漸入耳

不得與于選舉之列遂感化為仁而不仁者皆若遠去于舜之世矣湯有天下選于衆人之中知伊尹直者也乃舉之為相由是天下之人恥已之不得與于選舉之列遂感化為仁而不仁者皆若遠去于湯之世矣夫子之言殆猶是也豈止于智而已乎子反而思之則得之矣

析講兩引舜湯以証富哉言乎正見夫子舉錯一言古來帝王治天下之道皆不外此所包者廣何止言智不是單說舜湯選舉事也陳氏曰選于衆舉皇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貢之意子貢之言蓋發明夫子之言○發子貢之言發明夫子之言亦是暗會子貢卒不知擊遲當日仁智並問其云不仁者遠已逗出仁字然亦是不意中逗出仁字愛人字子貢口中終不宜露即知人字亦不宜露即証舉直錯枉二句而已翼註擊遲因兩個不仁者字偶然觸其問仁一事乃悟夫子兼仁而言矣子貢還是在彷彿會意未必是直指兼仁而言

子貢章全旨

此章明處友之道交友宜誠故忠告二字極重善道乃所以善用其忠告至吾說必不可行則亦可

以此止又所以善全其忠告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參太全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德凡勸善規過必盡此心之誠以相告而又心平氣和從容簡當以善道之使已意伸而聞者亦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則吾說不可行矣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則止
而不言無自取辱焉而交友之義以全矣
析講饒氏曰苟不能忠且善焉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忠是一良真懇忠愛心在言前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其告也告以心之所欲盡非徒以口舌博責善之名只恐慷慨其詞嫌于過激此心畢竟未盡持若托之以真懇而出之以從容庶吾之言可漸入耳
蒙引

不可非不皆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

曾子章全旨

此節示人以取友之益昭註明道進德宜隨文平說而大意只重友上二字即上以文會友之友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合參曾子曰君子之為學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文者道之散殊而道以講習而後明故君子之會友非徒會也
以文會之也或與之考詩書于古或與之窮事物于今參互考究而道以益明矣仁者德之統會而德以相觀而益善故君子之為仁非獨為也以友輔之也有善則相勸有失則相規切磨琢磨而德以日進矣夫明道進德皆資于友如此友之于人大矣哉
析講以文以友字重然看道益明德日進字面則會友輔仁亦重
大全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胡氏曰上章友之資于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于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

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困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
終日言不及義之失。註益字印字要味必君子已能博學
于文爲仁于已而後取友以成之則益明日進矣蓋平時已
有明理工夫但恐意見偏曲即將此文來會聚朋友相與講
究其理仁者心之德輔仁不是助我用力只是藉友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耳有說兩句申證
歸重仁上似與註不合不必從

論語卷之六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78